前　言

朱青生(LaoZhu)

由中国汉画学会和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汉画研究》第一卷于2004年10月出版，在其得失基础之上，一个以顾森研究员为首的编委会进一步督导了第二卷的编辑。

编辑一本学刊，包含了对一个学科的阶段工作的设想：根据学术规范，把汉画研究朝纯学术方向推进。研究论文方面，《中国汉画研究》所收的论文一定要在专业上有实质性的贡献，既要提出具体的学术问题，又要提供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来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在格式上要求尽量规范。我们的尝试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努力方向，并且给我们指导和支持。

《中国汉画研究》的编辑方针又是和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研究教学基础工作相关的。推进基础工作的设想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尽可能整理汉画的各种资料，资料整理工作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已有的各种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我们希望汉画界任何新的研究都能够方便地利用这些成果，以便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对已有的三千多种中文研究目录、几百种西文研究目录进行了收集整理，目前正在计划进行日文研究目录的收集整理。我们将陆续把这些目录放在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网页(www.han-art.net)上，供大家自由采用。如果研究者需要其中的某些文章，但自己寻找不便，只要北京大学汉画研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有备份(一般表示为有主题词、关键词和内容提要的篇目即有备份者),就将设法为大家提供。

第二部分是进行研究综述。我们采用学术上规范的综述方式来进行,拜托当地专家作专题综述,同时把作综述的工作看成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研究生的一个必要的训练和义务。在《中国汉画研究》第一卷、第二卷中,我们发表了已经进行的综述尝试的成果。

第三部分工作是与汉画相关的古文献的整理和数据库的建设。2000 年,我们已经在中国汉画学会第七次年会上提供了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文数据库。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清理与汉画相关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目录,并及时放到我所的网页上。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现有的汉画的资源完整地、有条理地、清晰地进行一次清理,把不同时间段和地域,甚至全世界的材料变成一个可使用的系统。中国汉画学会副秘书长赵超教授说:"对于汉代画像石这一重要文物考古资料进行全面的资料汇集,应该是今后一项重要的工作。现在,这些材料仍然散布在各地,对有关发现情况缺乏系统完整的介绍,这对于全面了解画像石并将综合研究水平加以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如果能够将现有汉代画像及有关情况的全部资料系统全面地发表出来,必将使有关研究产生突破性进展。"只有这样,每一个研究者才能方便地得到应有的资料。我们在《中国汉画研究》中也非常注重一些新发现的发表。我们尊重各地的考古学家和保管者的劳动,应该让他们首先有权利、有机会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只有在他们正式发表之后,这些成果才能逐步成为公共的学术财富。

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们把《中国汉画研究》的专栏重点放在报告和综述方面。

过去的九年中,我们一直在仔细、全面地校对有关汉画的现有考古报告。在我们所到之地,我们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将每一个可以看到的墓址和画像砖、石与报告一一仔细核对,对差讹之处做出笔记,并与当地的学者专家一同仔细讨论、推敲。这个工作再有几年就可望初步完成。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学术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想把推究出的研究方法及基础建设问题公诸同仁,以求合作,使汉画研究领域的学科基础完善地建造起来,然后再进行研究。无论对当地的专家,还是对不保管实物而侧重于问题研究的国内外学者来说,这都是一个专业基础,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我在德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并非不想检证资料,但我所阅读过的英、美、德、法、日学者的文章,资料方面的欠缺同样明显,这说明汉画研究学界整体在基本资料的整理著录、报告和发表方面还有所欠缺。

即使是对各地直接保管和发掘的研究者来说，没有整体的学科资料基础，局部、单个的判断和推论也是无从进行的。在汉画中，图像保存状态已处在“模棱两可”的程度，严格地说，没有一种学术心理准备，就很难看得见、认出来。认知不是单纯的反映，而是文化心理在认知对象上的投射（皮亚杰语）。而在汉画研究中，没有对存世汉画的整体知识，对一位考古发掘者来说，连视（涉及视觉）而不见（进入认知）的情况都会发生，就更不要说误认、误判的情况了。所以，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汉画研究要进行研究方法及其基础——资料的整体整理、报告、索引的现代化建设了！

什么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汉画基础资料？

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和一个技术标准问题。观念问题是指形相资料作为科学数据的意识，这里包含着科学的观念和技术的观念。科学的观念意味着任何一个研究结论，如果其他人不能检查其论据（原始资料），这个结论就是无效的。因为科学成果要“公认”，而不是文学艺术中的个人创作和带给读者的惊奇。我们完全理解一个发掘者或收藏者在完成其研究之前保密资料的做法（当然，从学术管理的角度而言，政府和学界应支持和敦促将已发现的资料完整地公布、发表，以帮助相关领域中所有合适的研究者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个研究成果已经发表，而资料没有完全发表或正确发表，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此成果所使用的材料是否有缺漏？是否利用了有利于结论的材料而回避了不利于结论的材料？甚至，是否伪造了材料或毁灭了证据？在旧的学问观念中，常以“秘藏”独得而自傲于世，这在今天的西方学界也屡禁不止。可见，人欲（哪怕是个人想要“学术领先”的欲望）无论何时何地都与科学的理性精神相抵触。况且，从堂皇的角度论，中国汉画（以及一切考古材料）是祖先留给国家全体公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凡是承担发掘和保管使命的人，都有义务尽快、全面地发表。如此，才能推进汉画学界的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

技术的观念意味着什么样的发表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面对所需要的原始作品/器物进行研究，在考古/艺术史研究中，大量研究要使用原始记录的报告。况且，许多材料现象只在当时存在，比如器物的摆放位置、画幅的观看角度、仪式的过程和意外情况等，要了解它们，只能依赖于报告。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技术观念，要完整（全），又要准确（精）。所谓完整，就是要将现今所有已发现的材料尽可能地发表或发表索引和图录；在任何一次发表中，要完整、清晰地揭示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地理环境、地表与地下遗存的关系、整个墓葬及所有随葬品和残留物质痕迹等。所谓准确，就是要使用新的仪器和测绘手段，尽可能精密、清晰

地发表材料，清晰到能够辨别证据的可资检验的程度。

汉画基础资料的技术标准是根据上述的技术观念来设计的。完整就是尽可能说明一块汉画像砖/石的“出土的位置”(原始位置，即 context)：除了在一个墓室中的位置之外，还有它与随葬品、棺木、残留物质(如布、木等有机物的遗存)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理环境、墓上结构等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图像之间的关系——全部图像之间以及一个单位材料(如一个墓或一片画像石)上的图像之间的相对位置。准确就是尽可能精密地呈现每一件汉画。汉画研究目前的方法是看图解释。我们认为，如果没有 context，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真正成立。当然，这里还未及谈到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概念：地方思想环境(local thinking context)，就是某个地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习惯和信仰在图画内容的确定中相当重要。

汉画的报告、整理、发表目前有重大缺陷，就是习惯性地使用拓片。我们的研究有时把拓片降为第三等级的记录、发表技术。汉画的第一可信记录、发表技术是照片，第二可信记录、发表技术是测绘图。

我们作了三个准备：1.收集全部汉画报告，逐个核对，并把我们的意见呈交保管者，为他们补充发表提供支援，已如上述；2.引进计算机线扫描和描测绘技术，协助测绘现有汉墓、制作汉代图像的线描测绘图；3.对汉画的地域、年代、题材、结构等研究进行分类综述和索引，对已有研究状况逐一检讨、校阅、评述。这三个准备工作于 1996 年开始。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曾计划帮助全国汉画保管、收藏、文物部门的年轻专家进行此项工作。经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批准，我们与中国汉画学会合作举办研究生班，结果只有 6 人报名(25 人以上才能开班)，一切准备付之东流了。值得欣慰的是，一个国家项目已经建立，内容是与各地专家全面合作，对全部汉画的分布、保存情况进行调查和编号，进而与各个汉画保管单位合作进行此工作，由本地专家担任主导，并按要求编辑和制作照片与拓片，整理发掘物、收藏档案，由汉画学会信息资料中心和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担任辅助，提供相关综述材料、古文献材料和进行测绘支援，并负责出版和发表。《中国汉画研究》会及时公布整理成果，并进一步启动一个 15 年规划，逐步出版汉画总目。

在这个汉画研究基础建设基本完成之前，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地工作。“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汉画研究领域能否在学界成为一个合作垒土之典范，能否完成平正厚重基础之构建，寄望于同仁！

中国汉画研究

第二卷　2005 年 9 月

米脂官庄 2001 年出土的部分汉画像石简介（图版一说明）　康兰英　1

米脂县官庄村东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榆林市文管会　米脂县博物馆　2

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榆林市文管会　绥德县博物馆　11

西南地区的汉魏摇钱树　何志国　19

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　郑　岩　39

新津画像崖棺“獾盗女”图考　唐长寿　56

意义、解释与再解释——谶纬语境与汉画形相　施　杰　60

论陕北东汉铭文刻石　张　俐　199

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　康兰英　221

规制与变异——陕北汉代画像石综述　张　欣　252

谢柏轲《马王堆，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一个质疑》　陈　亮　426

鲁惟一《TLV 铜镜及其象征意义》　徐　津　43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米脂官庄2001年出土的部分汉画像石简介
（**图版一说明**）

康兰英

2001年，米脂县博物馆获悉官庄一座早年被盗的画像石墓葬于1998至2000年间再次被盗掘，墓内27块画像石揭取后被当地个别村民分散收藏。博物馆立即派人赶赴官庄，经调查了解、做宣传说服工作，将散藏于村民当中的23块画像石全部征集，其余4块于2003年米脂县公安局打击文物走私犯罪活动结案后被移交给博物馆。至此，该墓除墓后室顶心石因早年被盗已散失外，27块画像石现均收藏于米脂县博物馆。

见到这批画像石后，笔者曾去现场调查。因墓葬多次被盗掘，破坏十分严重，加之时隔四年，所以除了弄清方位外，别无所获。经走访当地知情者，根据他们提供的有限情况，记录如下：该墓为前后室形制，平面均呈正方形，每边长约3米。前后室皆为四角攒尖式顶（穹窿顶）。墓室四壁为青砖砌筑，地面青砖以“人”字形铺砌。画像石镶嵌于墓门面，前室四壁，后室的前、后壁。

这批画像石与官庄曾经多次出土的画像石应属同期，即东汉中晚期。其中羊、鹿图（图1、2）与官庄1981年出土的羊、鹿图[①]相似，鸡首人身、牛首人身形象（图3、4）及其所在的位置与山西马茂庄1990年出土的画像石[②]相近，还有不少形象是以往陕北画像石中少见的（图5~10）。特别是一块两面刻画图像且作为后室两个并列门洞的隔墙的刻石（图11、12），在陕北是第一次发现，为陕北画像石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

① 见李林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50~51页，图151、152。

② 《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5卷，184页，图244~249。

米脂县官庄村东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榆林市文管会　米脂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本文为1985年出土的陕西省米脂县官庄村东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简报，记录了此墓的墓葬形制及相关状况，描述了画像石的数量、位置、尺寸和题材，并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认定。根据以上信息，判定该墓的年代应在东汉中晚期。

关 键 词：米脂　东汉　画像石墓　墓葬形制　画像石

1985年3月3日，米脂县银州镇（原名城郊乡）官庄村村民艾文化修建私人窑洞住宅，在平整院落取土时发现墓葬一座。市文管会获悉情况后，立即派专人前往调查，看到墓葬破坏十分严重。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官庄位于米脂县城南无定河西岸的台地上，距米脂县城仅两公里，隶属于米脂县银州镇。

墓葬形制及有关情况

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耳室五部分组成。墓坐北向南偏东5°。

墓道为长方形斜坡土圹，清理后长148厘米，宽128厘米。墓道两壁清理出的生土面上，明显可见铁锹铲削过的痕迹，壁面较为平整。该墓道自墓门向南40厘米内基本呈平，其余则呈缓坡状，其坡度和长度皆因未全部清理而不明。墓道内填土不纯，夹杂有少量的小石块、灰渣。墓门口填土内有铁门闩、门环碎块。

墓门用整块石板堵封，石板未经打磨，厚薄不匀，呈四边不很规则的长方形。石板在清理时已断为数块，其中左上方一块从墓门左侧落地。揭去封门石板即暴露出墓门。

墓门面由五块画像石和一素面石条门槛组成，门槛石条长132厘米，宽68厘米，厚41厘米。墓门横楣石后面东西向桁架为一长268厘米、宽38厘米、厚22厘米的石条。该石条和门槛石上均凿挖了直径6厘米、深4.5厘米的门臼。左右两门扇石外侧上下皆有与门臼相合的门枢纳入臼内，转动开闭自如。两门扇石内侧中部各有一直径为3厘米的用于安装铁门环的圆孔，孔内尚残存锈蚀严重的铁环碎块。

甬道进深84厘米，宽120厘米，高128厘米，平面呈长方形，两壁用石块错缝平砌，顶盖大石板，地面亦铺石板。甬道内几乎堆满淤土，土内杂有小动物骨头、漆器、陶器残片。

墓前室进深266厘米，宽267厘米，通高298厘米，平面呈正方形，从墓底178厘米处起，逐层内收成四角攒尖式墓顶，正中镶嵌楔形顶心石（图1）。顶心石朝向墓室的一面为边长27.5厘米的正方形，中央阳刻象征太阳的圆，出土时隐约可见墨线痕；朝上的一面为边长24.5厘米的正方形，素面。墓前室北壁（后室门面）由横楣石，左、右边框石，中柱石组合镶嵌装饰。中柱石将墓前室北壁分割成两个并列的长方形门洞（图2），进深54厘米，宽88厘米，高116厘米。这并列的两门洞通往后室。后室进深288厘米，宽192厘米，高200厘米，从墓底144厘米处起，两边回收成拱券式顶。墓前室南壁（墓门背面）亦镶嵌五块画像石，即横楣石，左、右门柱石，左、右边框石。墓前室中间洞开，与墓门口等宽。



图 1



图 2

左、右耳室开在墓前室东、西两壁。东耳室进深288厘米，宽128厘米，高128厘米，拱券式顶，门面由横楣石，左、右门柱石，左、右边框石共五块画像石组合镶嵌装饰。西壁由横楣石，左、右边框石，中柱石镶嵌装饰。中柱石将西壁分割成两个并列的长方形墓门，门洞口全用石块严密垒砌。取下门面画像石和封门石块后，发现其内全为铲削平整的生土，因此西壁为假耳室（图3）。

整个墓壁用表面细錾出“人”字纹的石料错缝平砌。石料为砂岩，呈灰蓝色。砌筑墓前室的石料规格接近，宽度均为8.5厘米、长度则大约有28厘米、32厘米、34厘米三种规格；砌筑墓后室的石料规格差异较大，最小者38×8.5厘米，最大者42×11厘米。墓底均用当地盛产的石板（页岩）合缝平铺，规格大小不一。后室和东耳室地面均高于墓前室地面，东耳室地面高出前室地面10厘米，后室地面高出前室地面18厘米。

该墓葬扰乱破坏严重。清理时，后室顶塌陷口较大，系早年盗洞口经风雨侵蚀所致，室内几乎被淤土填满。前室顶部亦有塌陷口，室内淤土也有一米多厚。



图 3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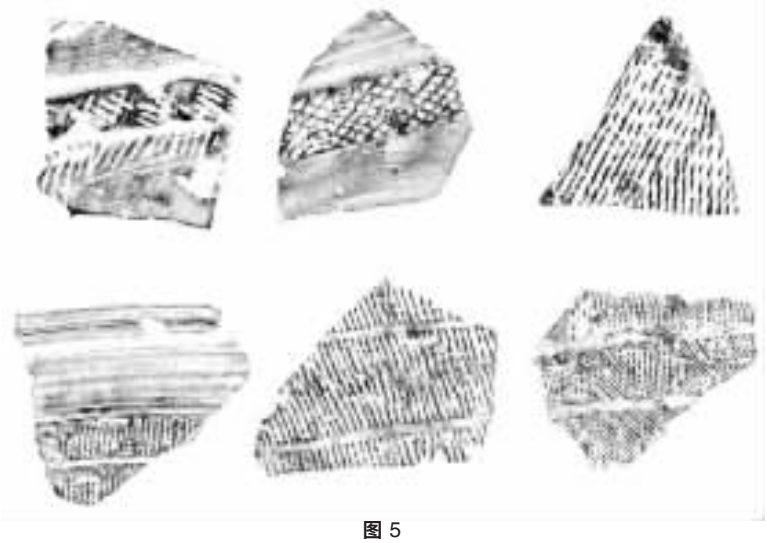

图 5

墓室随葬品被盗窃一空，只在前室靠近墓门口处幸存一件长颈壶（图4），通高33.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3.5厘米，泥质灰陶，素面，侈口平折沿，高颈，鼓腹。在墓室淤土中清理出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器物残片48块，可辨器型有罐、鼎、盆、案等，可见纹饰有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压印纹（图5）。前室东北角有许多漆器残片，多为褐底朱绘。漆器为薄木质胎，内外均裹贴细麻布，薄木残片上明显可见细布纹。前室偏西耳室处有两具尸骨，其一的头骨被扰动后置于腿骨边，胸骨和上肢尚未散乱。另一副尸骨的肋骨处见一上颌骨，牙齿上的珐琅质尚可看出。初步判断死者的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性别未辨。两具尸骨均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前室西北角处的一具尸骨被当地群众翻动扰乱后，收集于一纸箱内，置放于东耳室。这几具尸骨周围散留小块木炭和柏木、松木残块。

画 像 石

一、墓门五石组合（图6）

1. 横楣石（190×41厘米）

画面左右两端阳刻象征日月的两圆，刚出土时，依稀可见墨线痕。边饰占整个画面的二分之一，刻画由卷云、蔓草连续组合而成的图案。云、草勾连的空隙内，填刻象征吉祥、福禄的羊、鹿，象征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羽人、仙鹤，象征祥瑞而又供西王母役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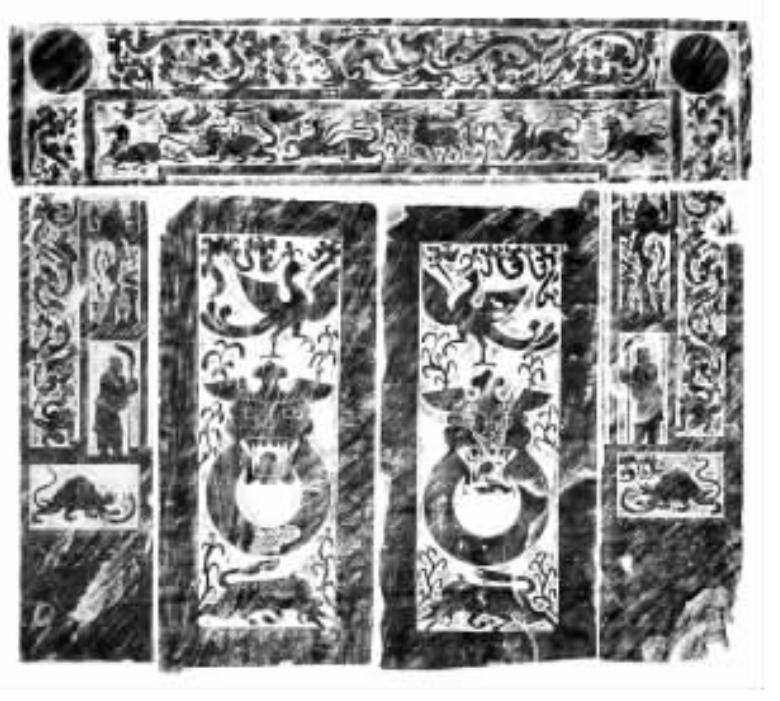

图 6

的三青鸟、九尾狐。主体画面刻画灵禽瑞兽，有奔马、桃拔、翼龙、翼虎、仙鹤、朱雀。

2. 左、右门柱石（123×38厘米）

主体画面分为上、中、下三格。上格刻画东王公、西王母坐于仙山神树之上，玉兔和羽人分跪于前后伺候的情景。座下的仙山神树间，填刻灵芝仙草、鹿、狐、仙鹤。中间一格均刻执彗门吏。两门吏都身着短褐，头戴帻巾，双手拥彗。左门柱石上的门吏肥大的腰腹部刻两圈阴线，似结一带子，显示出大腹便便的体态。下格均刻玄武。外侧方格内均填刻卷草纹。

3. 左、右门扇石（115×53厘米）

两门扇石画面内容完全一样并互相对称：上朱雀，中铺首，下独角兽。空白处填满了卷云和仙草。

二、前室南壁（墓门背面）五石组合（图7）

1. 横楣石（266×42厘米）

画面共分七格。中间一格分上下两栏，上栏刻两翼龙相对站立于一株仙草两边，身修长，四肢粗壮，尾卷曲上翘，伸颈昂首，口大张，作呼啸状。下栏两朱雀也相对站立于一株仙草两边，腿长，掌肥大，隆背宽尾，互作鸣叫状。朱雀上方的空隙里填刻两只展翅飞翔的仙鹤，使画面显得过分饱满。以中间格为中轴，两边各分三格，刻画内容完全一样，即虎、玄武、朱雀、铺首。两边均衡对称，构图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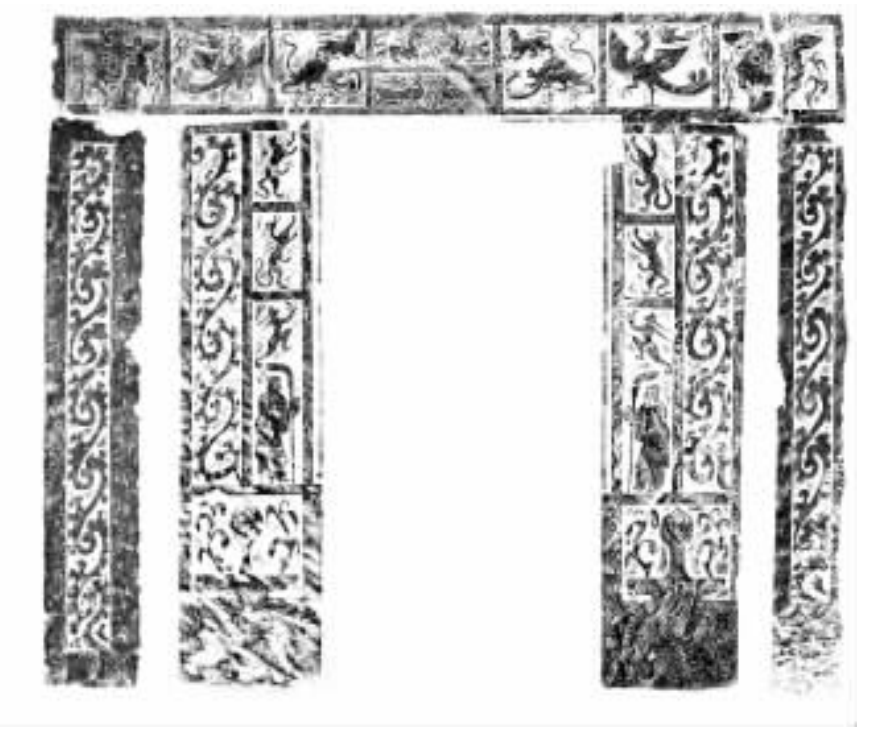

图 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左、右门框石（155×35厘米）

二石两相对称，刻画内容完全一样。上下分为两格，上格分成左右两栏，外栏为边饰，刻画卷草二方连续图案；内栏分为三格，左石自上而下刻画虎、翼龙、羽人持献灵芝、持彗门吏，右石自上而下刻画翼龙、虎、羽人持献灵芝、持彗门吏。下格刻画博山炉，炉盘内有两株仙草。

3. 左、右边侧石（152×21厘米）

左、右边侧石刻画内容完全一样，均为卷草二方连续图案。

三、前室北壁四石组合（图8）

1. 横楣石（265×39厘米）

画面分上下两栏，上栏刻画车骑出行，图中有五辆轺车，其后为一辆辎车，每辆轺车前后均有肩荷棨戟的骑吏，辎车之后尾随一徒手骑吏。下栏的画面内容可分为三组，左右两端均刻画玉兔捣药、羽人持献灵芝，除此之外，左端还有虎、麒麟、桃拔，右端还有两翼龙。中间似为历史故事“完璧归赵”，画面上中间立一柱，应该就是殿柱。柱左跽坐于地者应该是秦王，右边蹲着的应是蔺相如。蔺相如左手举着璧，右手朝前，左边的秦王伸手作制止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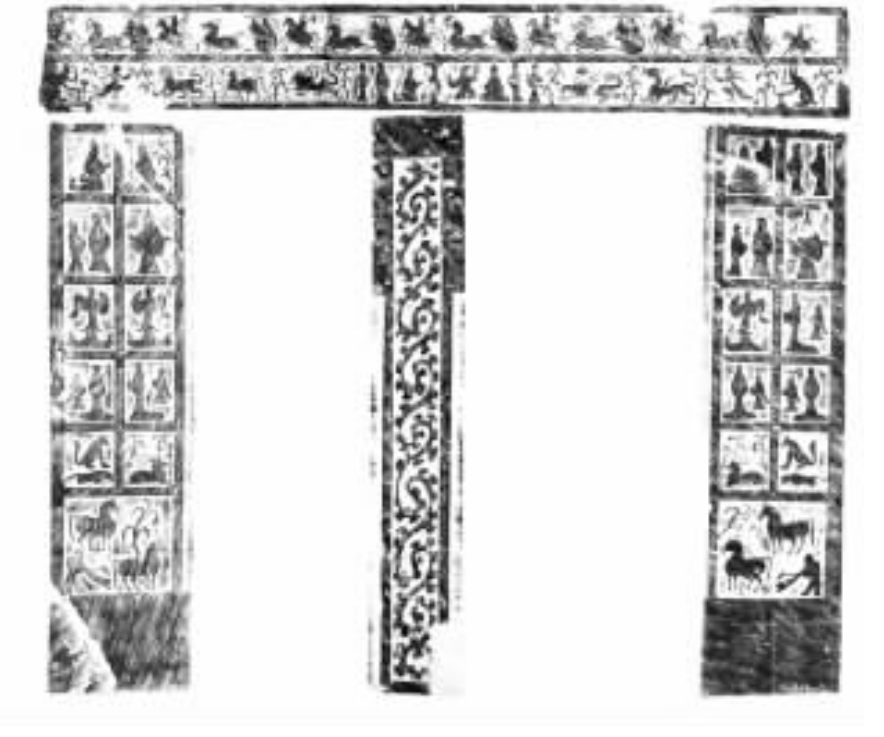

图 8

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所记似与画面相合。类似画面在绥德、神木也有发现。

2. 中柱石（152×20厘米）

刻画卷云蔓草二方连续图案。

3. 左、右门框石（161×44厘米）

两门框石各分十一格，上面八格均刻绘人物拜会、乐舞场面，下面两格刻绘卧鹿、卧狗、蹲狗。最下一格为立马、拾粪图。

四、前室东壁五石组合（图9）

1. 横楣石（257×41厘米）

画面分两层，上层为卷云蔓草二方连续图案，是为边饰。下层刻画车骑出行，图中有两辆轺车，还有三辆辎车相随驰骋。从左到右，一轺一辎，各为一组。每组车都由荷棨戟和持弓弩的骑吏前导，徒手骑吏后从。车篷上用阴线刻方格窗框。

2. 左、右门框石（162×45厘米）

二石各分六格，画面布局、刻画内容完全一样，自上而下为：帷幔下垂的厅堂内，男女主人对坐于榻上；轺车；辎车；荷棨戟和持弓弩的骑吏；牛车；鸡群、鸭群。

3. 左、右边侧石

刻画卷云蔓草二方连续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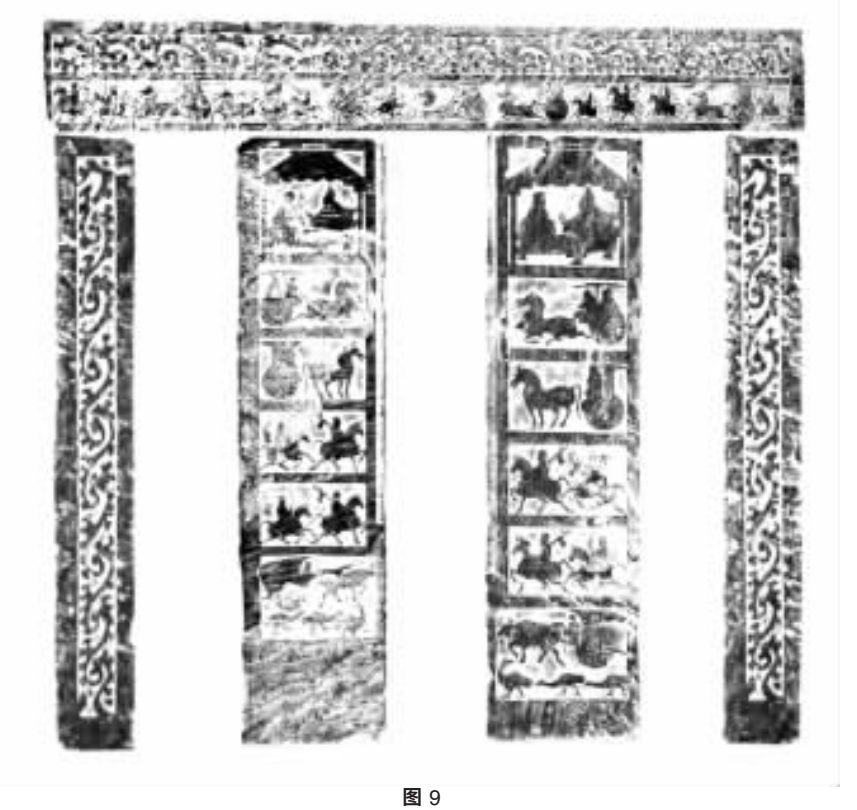

图 9



图 10

五、前室西壁四石组合(图10)

1. 横楣石(255×40厘米)

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由枝柯纹、卷草纹组合而成的图案,其间穿插了翼龙、虎、麒麟等多种灵禽瑞兽;下层刻画奔马、桃拔、卧鹿、仙鹤,之间填刻灵芝仙草。

2. 左、右边侧石(138×32厘米)

刻画卷云蔓草二方连续图案。

3. 中柱石(136×48厘米)

画面正中刻一高大的柱承接斗拱,占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柱两边上段刻画奔马、桃拔、卧鹿、龙;中段刻画车骑狩猎,两猎手拉满弓瞄射拼命奔逃的野兽,破栏而出的刻画手法使有限的狩猎画面无限延伸;下段刻画龙、虎、狐及玉兔捣药。画面有静有动,动静结合,相得益彰。

结　语

该墓出土的画像石在题材内容、雕刻技法上与陕北以往出土的画像石基本相同。墓门横楣石、门扇石、门框石，北壁横楣石之两端，西壁横楣石、中柱石或整幅、或以相当大的画幅刻画了象征祥瑞的神兽灵禽和汉砖、汉瓦当、汉镜、汉棺上多有雕刻的“四神”，以及风行于汉代的关于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玉兔等的神话传说，表现了汉代人求吉祥、迷信鬼神的思想。《楚辞》、《山海经》中的种种神话故事被文人方士们穿凿附会，以其巨大的吸引力、广泛的渗透力充斥弥漫在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观念之中，“长生不老”、“羽化升仙”似乎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许多富有诗意的向往虽然有谶纬迷信的色彩，但多少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朴素的宇宙观及对自然的崇拜。东壁、北壁的横楣石，西壁的中柱石上刻画了车骑出行、狩猎、历史故事等内容。车骑出行、狩猎在汉代贵族阶层中相习成风，《后汉书•舆服志》载：“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如果这组画像石中的车骑出行图是墓主人生前职位的写照的话，那么墓主人就是秩三百石的小官；如果这组画像石的内容只是工匠例行格套的刻画，墓主人也应当是地方豪富。连车出行、田猎出入，或者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写照，或者是其一生的追求和向往。

这组画像石采用了平面减地浅浮雕的技法，刀法简洁明快，风格粗犷朴实。西壁中柱石上的狩猎图的刻画别具匠心，构图布局十分巧妙。在有限的画面中，几个猎手和被围猎的动物分别被置于高大的柱的两边。猎手骑在四蹄腾空、狂奔急驰的马的背上，或俯身朝前，或转身向后，拉满弓，箭即将射出。仓皇逃命的被追猎的动物情态跃然于石面之上，活现了狩猎的惊险和火热气氛，显示了汉代雕刻艺术独特的魅力。北壁门洞左、右门框石分格刻画的卧鹿、狗、马、拾粪图采用大块面的手法，十分简洁，逼真地刻画出人物、动物的形象，很有陕北民间剪纸的风格，生活气氛也很浓烈。横楣石采用分格刻画多种图像的布局，这种布局在陕北出土的画像石上不多见（绥德曾经出土过一块类似的）。陕北汉画像石墓后室门面中柱石一般铭刻文字、卷草纹或为素面，类似此墓中柱石的刻画内容亦较少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米脂官庄先后多次出土画像石，共计一百多块。根据当地村民提供的线索，已发现的汉画像石墓有二十多处，其中按程序清理发掘的墓葬共有六座。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和陕西省文管会联合清理的四座汉墓共出土汉画像石五十多块，其中一块刻写“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万岁室长利子孙”。1981年以来，在米脂官庄先后征集、清理出土的画像石共七十多块，其中一块刻写“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另一块横楣石上有榜题“牛君”两字，这不仅向我们提示了米脂官庄有牛氏家族墓地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类比断代的依据。该墓的形制和结构、筑造方法和原料与以前清理的五座墓葬大致相同，画像石在墓葬中的布局亦相仿，墓葬内清理出的陶片、陶器、漆器残片等皆具东汉中晚期的特征，因此该墓的年代应在东汉中晚期。

执笔：康兰英　参加发掘者：阎宏东　张仲权　赵学勇　申长明

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榆林市文管会　绥德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本文为2002年陕西省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出土的一座汉墓的清理简报，记录了此墓的墓葬形制及相关状况，描述了画像石的数量、位置、尺寸和题材，判定该墓的年代应在东汉中晚期。本文指出，此墓的后室开在前室的西壁上，在整个前室，画像石的镶嵌也不对称，这在以往发现的画像石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关　键　词：东汉　绥德　画像石墓　墓葬　画像石

2002年3月，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一座汉墓被盗，榆林市文管会获悉情况后，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墓葬及有关情况

该墓位于无定河西三级台地上的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沟村阳畴村民李国治家住宅窑洞脑畔（窑顶上的平台）上，墓葬坐南向北偏西80°。墓地地表种植枣树、杏树、槐树等，亦有杂草丛生。地表20厘米厚的耕土层下有50厘米厚的黑土层，之下是100厘米厚的扰土层（再生土层），最下为生土层。（图1）

（一）墓道：为斜坡式土圹，平面呈长方形。长2250厘米，上口宽205厘米，下口宽184厘米。墓道上开口处距地表120厘米，下开口处距地表530厘米。填土为经过夯打的五花土，夯土密实度较小，夯层不很清晰。墓门口160厘米内基本呈平，距地表145厘米处的夯土内杂有墓砖碎块、陶器残片。

（二）墓门：外有石板封门，封门石长145厘米，宽85厘米，厚7.5厘米，堵封于墓门正



图 1

中，两侧均以土填实。封门石后即是墓门，墓门口宽91.5厘米。门面由横楣石，左、右门柱石，左、右门扇石，横梁石，门槛石组合镶嵌。门槛石长84.5厘米，宽16.5厘米，厚7.5厘米，素面。横梁石长193厘米，宽31厘米，厚8厘米，架于墓门口上部。横梁石两端下均有一立砖支撑，立砖之下为生土台。横梁石和门槛石上皆挖了直径为6厘米的圆臼，两门扇石外侧上、下的门枢置入圆臼，转动朝内开启。左、右门扇内侧中间凿孔，装置了铁门闩关，锈蚀的铁门闩关碎块尚存。

（三）甬道：高108厘米，宽106厘米，进深170厘米。甬道以石板盖顶，铺砖后填土，内、外口均以7层砖砌筑了高47厘米的女儿墙。地面青砖错缝平铺。甬道顶倒置一已破碎的陶罐，俗称倒置罐，通常内有小动物骨头。

（四）墓室：墓前室东西长295厘米，南北宽287厘米，平面基本呈正方形。青砖砌筑，四角攒尖式顶，正中一楔形石收顶，称作顶心石，顶心石上下两面均呈正方形。地面青砖错缝平铺，铺地砖规格为34.5×19.5×6.5厘米。朝上的砖面为素面，朝下的一面饰绳纹。墓室内积满淤土，淤土层厚薄不匀。该室出土陶罐两件。前室南壁、西壁均由画像石组合镶嵌。墓后室（因为该室开在墓前室的西壁，所以也可称侧室）平面亦呈正方形，四壁略有弧度，东壁长290厘米，西壁长293厘米，南壁长292厘米，北壁长293厘米，青砖砌筑，四角攒尖式顶，正中一楔形石收顶。地面两层青砖错缝平铺，上层新砖，下层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